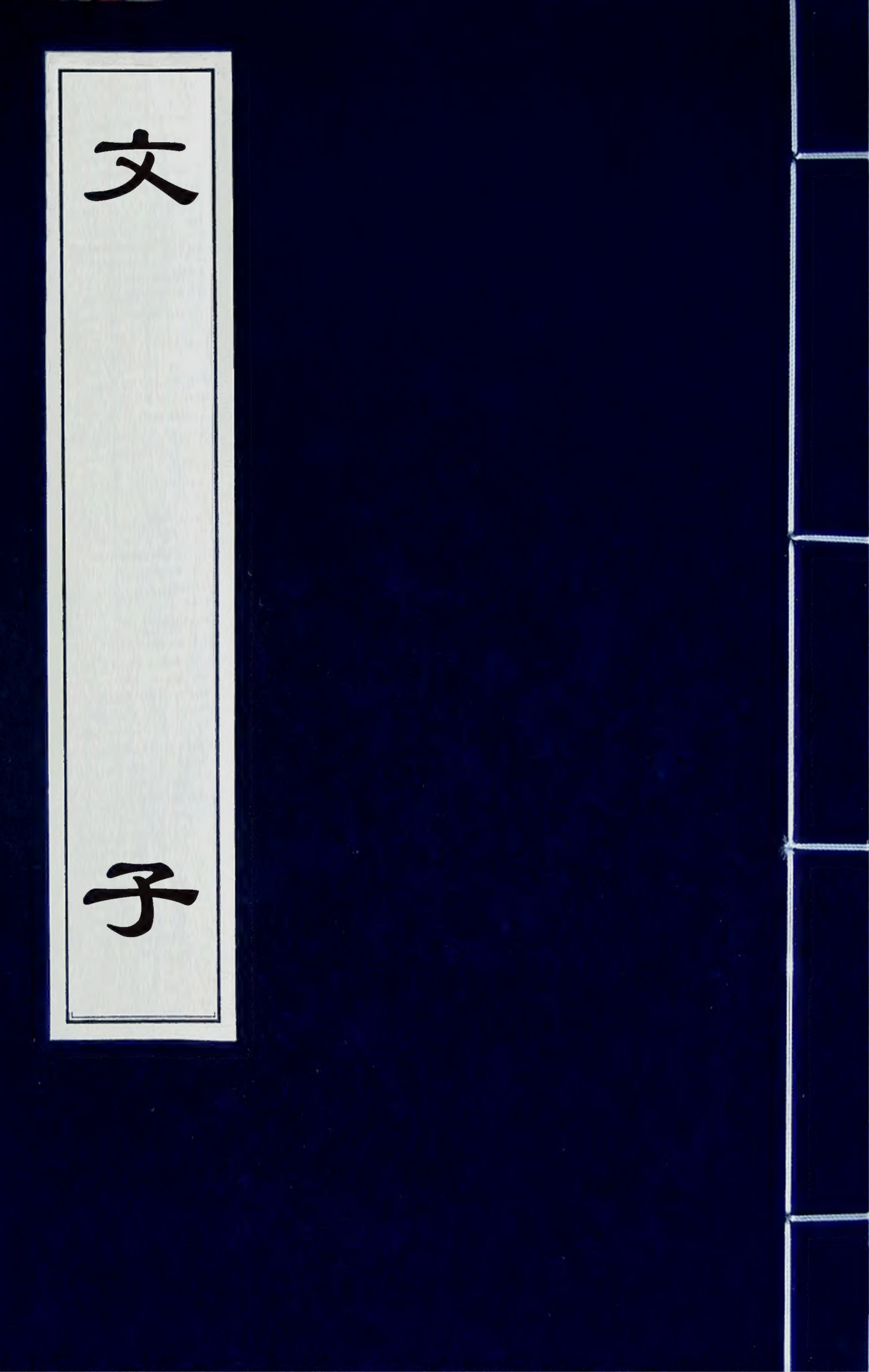

文子

文子卷九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下德篇

時有澆漓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然希子曰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逝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顧末在乎適中下世遺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

治國太上養化正儀子曰以道化也

其次正法正儀子曰謂刑罰也

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正儀子曰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祥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令興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南谷子曰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默希子曰言明君賢佐何代無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傅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正儀子曰言不世世而立但明哲者君之〉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南容子曰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再一以不世出之君得不再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亦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卽重生重生

正儀子曰重累其生

卽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卽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黙希子曰夫心不二用事不並與棲居閒曠之地志騁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抑抑身違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脫壽信不虛語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默希子曰以精神至於和和則與天地爲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不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默希子曰凡人易於爲善而難於爲惡

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

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
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
其所爲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
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
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　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
恆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
充虛衣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
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

青土爲君貨除不信農文守表之

以爲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默希子曰謂以衆勝人以弱得強者也故在衆力不在巳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巳故人皆我心力得人之心）

故爲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默希子曰君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榮華之情非發於虛無道德則不能

不是話術
不是道術
不在多言

夫
也

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正儀子曰知生知命無憂無懼

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南蓉子曰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聖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與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

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正儀子曰聖人治天下在於治身安人非徙尊位重勢故有道者人戴之無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己雖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正儀子曰保道守常聖人之治乔氣逆德悖王之用不開尚賢之路寧無取德之思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希默子曰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以治人非性無以道德非德無以明道

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默希子曰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為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己反己者見本性之累欲即萬類息也

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正儀子曰自治物至於修身道本常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內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其真也

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命（默希子曰得諸己者在於平意意之平者心不私外物目不觀采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虛不起欲心不離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

賊烝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正儀子曰一人天子也一人正則天下蒙其安一人亂則萬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默希子曰得於內明於外得於一通於萬烝蒸乎天地禮義廉耻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耻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默希

設論極妙點一句解豈世人

子曰仁以安之

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僕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點希子曰義以斷之

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點希子曰禮以正之

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點希子曰樂以飾之

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

孚從覺地　自然本性　出之肯

猾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正儀子曰道德者天下之大無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道論也夫聖王制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飾其性和樂其情令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

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機巧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淨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默希子曰眞人之清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忒四時不作也

老子曰、濟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

折貨。各安其性與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

志而貴

南谷子曰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爲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吏益繁政與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正儀

子曰不貴成於人也

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

默示子曰聰敏辯數未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

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

民默希于曰敎世忽俗不可以為儀表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正儀于日治在適時非求異見高尚體要無煩條禁但是樸處但無慣無之數待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鳥

不露道字意味長

窮則喙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默希子曰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則偷智而詐僞以求倖由鳥獸窮蹙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南谷子曰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於人闇懦而有辯口之佞者明主不以求於下儆世俛行責人以重難強人以不能惡免人窮之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正儀子曰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

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

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

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夫

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

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

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

而天下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

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

莫知其所求由出默希子曰樸散忘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適乎自然蓄於天府取之不滅與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正儀子曰搖光斗標之紫杓運於中制以四方萬物王之以爲資糧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卽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

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存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正僾子曰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衆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關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聽視聰明言行無缺故禍害無及於身生死不係於懷是眞人得道所游之地

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

謝莊子虛舟觸無何怨

眼為六賊之首

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舍人心者也默希子曰此三者藉於無私故平為之立正為之存令為之行不須德於外不懷怨於內任道而死百姓不知

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默希子曰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為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

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正儀子曰息智即不亂忘心即不險絕視即不眩皆忘之也

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

一曰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正儀子曰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悞耳

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正儀子曰夫國之亡者以無正道故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爲而不恃者德也無爲之宗應於無窮者也

東坡其窮未易孫也欲趣凡雅

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默希子曰獨賢於己不修其道立見窮屈

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

人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絶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默希子曰在於簡易故無勞厭

南谷子曰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有其誰耶國有亡王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四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默希子曰太一者以虛無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宜體之

王者法陰陽。正儀子曰運行有度

霸者則四時。正儀子曰不失其宜

君者用六律。正儀子曰與物有節

增出君用六律齊

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黙希子曰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

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精神與鬼神齊鑿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理身

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黙希子曰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黙希子曰三王以仁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施捨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黙希子曰五霸以義治天下也）

帝者不體陰陽則侵王者不法四時則削霸者不用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則狹隘而不容（王儀子曰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　南容子曰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卑德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用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

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鬭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
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
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强
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
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
也

文子卷十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仁篇

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自上仁已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鬭、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

下之宿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默存子曰此謂工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擇天下之財盡流四海竭萬民之命恣心所欲也

南谷子曰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民君子之所當爲者也下仁者致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爲矣害作無益以害有益者無可以益有用哉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

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正儀子曰此明君治國安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

闇主則不能舉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疎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王儀子曰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無以安萬方

默希子曰造物役我則有我我則無役之爲用大矣哉夫輿馬之代步舟楫之濟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物之力也君假臣以爲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借之用獨夫而已然則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默希子曰雖食享玉帛不恣口以害生雖家無儋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

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默希子曰不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已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正儀于口身苟未治而况國哉

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默希子曰常道非名

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讐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正儀子曰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

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善

騶希子曰道德小成言隱浮僞

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正儀子曰聖人道明洞見未然不以小蔽大不以煩易簡也

南谷子曰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量所能理況任大治崇其可以叢脞褻情爲哉

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君子不爲矣

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默希子曰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默希子曰同氣者無德而稱同義者教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無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正儀子曰五帝自然無爲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

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正儀子曰三王精誠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無心也

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正儀子曰五霸誠不由中物無應者故雖怒不威

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默希子曰治有道要亂存法多

南容子曰小器易盈必不可久大器晚成必待其壽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者亡故有道以理之則法簡而易治無道以理之則法煩而易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

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隨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

希有不傷其手矣默希子曰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己則智有所困明有不照則守職阿上有司正法故無幸受戮有功者不僭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剟傷其手也

輿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正儀子曰誘其私好奪其正術

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惟神化者物莫能勝正儀子曰爲上者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

是善建於不拔用之無形故曰神化

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正儀子曰中扃外閉無事無害

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正儀子曰有用即爲之未有爲而不用也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南谷子曰夫與馬逐走是君與臣角力也登車致遠是任臣以成治也有爲即議有對即諫唯神化者足用可節則謂不行官盡職而事各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之用死無傳尸（正義干則君能保和死生盡理）

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馬夭駣（上音襖下音滔）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音遘）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

小夫過則 [illegible] 天詳其殃

不得食。默希子曰皆以其時不妄害也

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烝出。默希子曰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蒸發號上達於天將害於人也

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正儀子曰以心揆物以身觀人何假物省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

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卽天下無哀民闇主卽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音隻）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卽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

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死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王儀子曰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規矩也卷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

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南谷子曰氣以和爲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和而家道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

三評致秀

承故審其已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道德淺行之謂仁義薄行之謂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

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默希子曰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忘凶器不宜妄動也

南荅子曰天道自然有爲則失名者實之賓名之
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
者歸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俊而五霸七雄之
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

正儀子曰言恩惠不能普遍

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

默希子曰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

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默希子曰人情失和故興於仁義節以禮樂各使明其分而不相踰

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正儀子曰末世謂禮淫變節樂煩飾情也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

與驥逐走卽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卽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正義子曰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

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令也

正儀子曰敘今蹐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

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骴音奇不官正儀

子曰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

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默希子曰故長幼守其節

則禍患無由生

南谷子曰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是宜可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故官不失人人不失用矣

夫崇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

正儀子曰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兄而敬長也

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

黙希子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奢而奢自至處乎貴不明道德使不爲非者鮮矣

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

容可不爪谷時樹頭

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默希子曰觀學曰道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圃必染芬芳之氣也

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因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正儀子曰包容也道之容貌也治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懈怠也

如解更熟於可味矣亦有度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靡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也、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靡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

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默希子曰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南谷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言至之善爲天下皆無爲而無不爲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矣此無爲之功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戴之而不重也

文子卷十終

文子卷十二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義篇

治身非義無以裁事理之宜治國非義無以明天人之分本淳熙之世固所先而叔季之世猶當尚也故貴上義耳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默希子曰[illegible]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終始之義

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正儀子曰人之生也精神爲本形體爲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耆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其次與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

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點希子曰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發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未之聞也

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正儀子曰夫事不稽古不遵道不可爲國法

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正儀子曰掇拾講說之術非天下之大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

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默希子曰有造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

南谷子曰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私欲詞有
此有奪門
有爭是稱
無虛所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矣

正儀子曰齊爲臣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紂爲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爲人所制

南谷子曰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爲道者塞邪隧治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爲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正儀子曰夫治道所貴道時而已不在數變爲務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尚終改調默希子曰曲節隨時故宜變易

下言俗禮

記

不信誓

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窮於俗而束於教也。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正儀子曰三皇庖犧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商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從末世峻法而民詐故無爲爲化易有爲爲治難盟誓不禁刑數踰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

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默希子曰拘法守文者動用乖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

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南華子曰聖人立法本為禁姦惡平寃抑保人民也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

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王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無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默希子曰自檢於已則民禁於彼也縣法者法不法也默希子曰不法以法之法也

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則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默希子曰立君置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無枉法矣

南谷子曰法者人主所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

在民情上
討消息則
肯綮失著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卽治同道卽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卽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

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細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金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審也

南齊子曰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

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

羅子九鑒而不大循小[illegible]

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正儀子曰凡人之情惡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

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正儀子曰舉賢才也

富即觀其所施。正儀子曰濟物也

窮即觀其所受。黙希子曰非義不爲

賤即觀其所爲。黙希子曰非道不取

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正儀子曰因其患難方見仁勇
動以喜樂以觀其守正儀子曰不淪滛也
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正儀子曰不妄取也
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正儀子曰殺身成仁
如此則人情可得矣默希子曰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南谷子曰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於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詐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
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谿

趣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熙希丁曰為其可為者殺其可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

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

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 正儀子曰夫濟傾弱立功名者視其機危時容瞬息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

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强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絶

中絶聖人從中起而絶其殘暴

南莽子曰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超合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時行不行係乎命是以君子得特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爲火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

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正儀子曰言天下之桀紂是也

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南谷子曰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炎火乃爲災其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

工鍊而華
評

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

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默希子曰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用之有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與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

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

正儀子曰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辭誓衆以罪問敵亦非容易而動以害百姓況藏學悉不至殷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者也

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功爲身求者不能立其王擧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

國雖大必亡然者子曰不義之兵引強凌弱恃大侵小戮無辜害有道闘覇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乎

此以廟筭勝者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

此以政教勝者

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背攻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

既以紀律勝者

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正儀子曰修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

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甫谷子曰兵法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爲上敵齊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鬪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

[illegible]字異氏 少[illegible][illegible]

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卿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卿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

默希子曰有君如長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雖敵不懼死不顧恩義所感則視死如歸也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

是故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削其

勢祭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

也正儀于日信義立纔死不顯恩表治無遠不至矣

識見則閎
議亦非上
治

文子卷十二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默希子曰萬物無相侵害故優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正儀子曰謂天下漸失其

本德煩而不一此玄古之時以爲衰世也

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形、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買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

知以譊名聲之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搴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南谷子曰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其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群生純樸萬物大優自伏犧氏逮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霸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

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

默希子曰世之衰物不濟一各生異情遞相幾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爲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常名也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至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示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正儀子曰制禮非禮乖於道也制樂非樂夫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從其取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

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太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衆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盛而不衰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其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

聖人設此四者爲綱世之具移自世衰道下

以成宗廟之具備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南谷子曰聖人建事之初意繫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圖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繫則淫色書則姦偽圖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

以法爲聖人所役

除殺以行

廉耻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正儀子曰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爲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

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

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默希子曰聖人則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治也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囚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

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厭欲吐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終其天年默希子曰爲禮剋來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强爲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無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爲塵垢矣正僕子曰道備無爲之事害歸有欲之人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默希子曰觀道莫若無欲止沸在於去薪

南谷子曰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茆茨不剪樸桷不斲雖賞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瓊室玉門紂絲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

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樂飾則生詐偽。

南谷子曰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術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

老結有爲致丈從眾厭

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礱蜃消銅鐵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點希子曰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蚌求珠捭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失所雷霆以怒之雹霜以害之非萬邪之過一人之罪也

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點希子曰周衰而三川竭

晉欲而兆鹿胾

詐人衆家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燕脅子曰天法不得不變勤人務不得不災危也南兮子曰怒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夫陰陽繆戾日時失序震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然天川絶不流是皆腐炁變炁害炁之所致不能省愆則必有人道惡炁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

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
邪人詔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
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
步金積折廉璧襲無嬴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
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
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
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
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
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

後天下未常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正儀子曰宋世驕王恃其威虐其土地盡生民之命來鋒刃之未休尸流血無時暫寧豈爲有道哉南斧于行陽生陰殺二氣更遷因運與衰因若有數然則六氣交終一陰離始降水示徵九年爲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由能類絕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聖賢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悅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黜肢體黜聰明大道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失也是以不得中絶（正儀子曰不得中絶言必有其王也）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默希子曰言水至清魚不游人至察衆不歸也）

不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正儀子曰爲政以苛必敗之由爲革以廣必裂之道）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正儀子曰上太察下

不安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何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代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默希子曰奇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夫德難均人卒衆者勝力難敵智者以制愚智難均而有計者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也

南谷子曰文子之書前以皇起次以霸終其皇帝

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通論

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而是政後為

奇善後為狀矣於戲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爲

何足以多算云哉

文子卷十二終